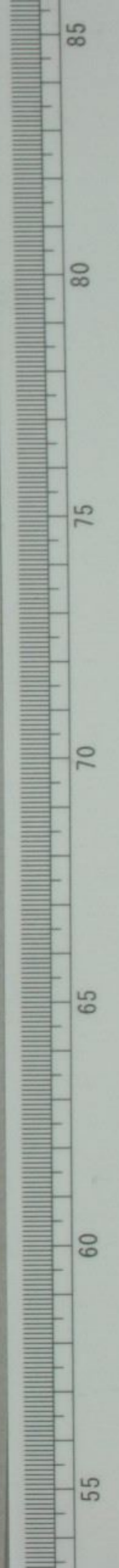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82



文庫 11
D 292
82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第八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預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安石

子雱唐桐附

王安禮

王安國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

萬曆二十七年刊

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頌祿養言於朝用爲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辦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墮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

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齋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

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便僞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赴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友二人更游揚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

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惟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尚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尚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尚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斷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遂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

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
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
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勾令
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
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
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
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
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
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
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
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顧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
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
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
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
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
其直使自市歲一闔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力田之法以
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
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
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

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
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
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
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
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
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
求去司馬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
抗章自辨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
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
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
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
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干鈞
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
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
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
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
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
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
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刺史劉述劉琦
錢顥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夔陳薦謝景溫楊繪

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
去摯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
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
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
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
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
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
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
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懼今士大夫嗜新政尚
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惑
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
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
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
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
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彊
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
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脩乞致仕馮
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
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

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此之共
鯨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黥隸英
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
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
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
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
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脩文彥博薦已者也富
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
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
議還僖祖於桃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
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
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
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
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
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
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
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
正爲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兌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
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
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

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

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序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

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
竈言火而驗故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
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
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
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
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
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
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

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
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
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因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
安石怒自草敕榜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雩以屬門下客
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
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
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
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
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
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

患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塔
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
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縮
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
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
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
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
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
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

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
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聽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
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旣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
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
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
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
至黻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
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
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心作辯姦論以
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强忤遇事無可否

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
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
盡多用門下儼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泊復相歲餘罷
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
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
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疆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
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
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

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
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
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
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
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
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
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
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
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
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

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二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唐炯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炯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如陛請對上命諭以他

炯伏地不起遂召升殿炯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遲遲炯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炯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至詆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炯慷慨

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石爲之請去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官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廕寧中廊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今毆之深入此不爲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初絳專爵賞旣上最多失實公弼以狀聞詔卽河東

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宜撫使以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韙人猶得非之公藩臣乃欲踰進功狀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辭遂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爲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旣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入院同脩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

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貴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張璪皆擯使勿救安禮不荅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寃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邪穰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

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遷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卽命捕訊果其所爲也卽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爲神明宗室令駢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旣多敗其面矣卽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多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從之仍奪令駢俸後宮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纔一年有損者中官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

得其地爲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約
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四年
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
罪夏國經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
食帝大怒曰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
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
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旣而不可
用者什八九帝意解救康直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
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
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數

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糧今距西征之期纔兩月豈

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
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王同今乃不出公卿
而出於闈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
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
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
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
禮又以爲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
不置錄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錄以爲式乃與省
中同遂并列置他事亶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

志大才疎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
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瑞
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
歷揚青蔡三州又爲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
職知未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痺卧帳中決事下不
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論
明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畧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
天成年十二出所作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
遂以文章聞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
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爲第一以
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
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
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何如主對曰三代以
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改制爾對曰文帝
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
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
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
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
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

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願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旣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爲政有足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終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列傳第八十七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黃履

蔡挺

元抗王

韶

薛向

子嗣昌

章燾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輒誦稍能戲為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列傳

一

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
傲之邪因作浮圖灾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
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川令歲
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闕
銓格判銓張揆摠使自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
已捨之薄矣須待之揆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
材識兼茂科歐陽脩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祕
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脩迎語曰
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灾異
數見論者歸咎僕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
廟水不潤下爲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
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卽條對言天地
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
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
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
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
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
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旣而詔舉館閣歐陽脩
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韓絳使陝西慶卒
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與爲奴婢絳坐貶

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齊魯盜賊爲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兩朝國史編脩官撰河渠律厯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爲不減史漢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卽位轉左丞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召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其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及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上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絀元祐之政策言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顯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顯爲相顧蘇轍軋已迺擿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

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覲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爲
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皆累朝元老
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
堂置餘人不問鄜延路金明砦主將張興戰沒惇怒議
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
輕身入敵令悉誅更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
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
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澶州娼而爲清臣姑子田氏外
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
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寃造竒譖以陷劉
摯罪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爲門
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
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
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
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
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爲人寬洪不忤害嘗爲舒亶所
劾及在尙書亶以賊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
之賊則不可再爲姚勔所駁常紹聖議貶或激使甘心
清臣爲之言曰勔以議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

加重帝悟薄勛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
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一意欲
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
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
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爲誦數之
學未可從吾游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
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
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脩薦爲秘閣
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

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
進司農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寬贖造簿供手實青苗
責保任追胥苛切其類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
朝移使京東路過關入見神宗違其儀觀留檢正中書
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燾左諫議大
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
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燾笑
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
遼國通好久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爲知禮卽
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部滯訟五百餘案

因言每蔽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旣不敵故法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獻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陳州還爲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燾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逮辭曰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燾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戶部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款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常使知吾宥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弁棄

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清而金塞猶苦寇掠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脩貢悉如燾策宣仁太

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熹諫曰陛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熹以河流入灤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爲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爲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爲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熹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熹懇辭曰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安其心爾今日願自臣革之使朝廷不爲姑息而大臣稍敦廉耻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爲門下侍郎宣仁之喪宗室旣爲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爲期熹爭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熹與惇布衣交覲其助已熹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與諫官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

熹不可復欲并劾開封熹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
爲儀仗使後官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熹方舉劾諫官
常安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
熹爲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日華
本三班院吏以熹恩封光祿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熹
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旨言
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熹請按治之都知閫守懃
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詣熹謝郝隨得
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爲階亦爭之以老避位帝
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
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
臣持紹述之名誣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
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公
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
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
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
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
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爲厚誣哉願陛下監之
勿使飾偏辭而爲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
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唐邈川爲涇州

戍守困於供億燾在樞府因議者以爲可棄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邠州團練副使邠州之復又移建昌軍然棄邠州時燾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子扶靖康時爲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環欲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王安石與環善旣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璪同編

脩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論助役安石使璪爲文詰之辭曾布請爲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璪伺脩起居注自縣令至是不歲餘坐奏事不實解三職已而復之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于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大學朝廷旣復河隴欲因勢截定夔蜀荆廣諸夷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殿脩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秉行鹽

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爲黥徙且破產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璪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戶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羨數均損之以惠貧弱後皆施行鄭俠事起璪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迹深其辭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爲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改歲校以行藝次升略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傳致軾於死卒不免評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爲非正詔議更制璪請於夏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事行其說爲翰林學士評定官制以寄祿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虛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叅知政事改中書侍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徃徃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疏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譎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旣章不可不速去如是踰歲

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簡翼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邪召試學士院以爲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戶房兼脩條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祿豐地要人欲得之執政上其負帝命與宗孟命察訪荆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下賦遺人賴之呂思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爲臣以爲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矣俄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脩兩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迺加佩魚遂著爲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頗肆橫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皆非是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阿欲大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

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
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
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爲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
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
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漵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
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爲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
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
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
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
帑豐芻且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
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
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六澡浴之別每用婢十數人一浴
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
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
二曰儉也蓋鍼其失云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
爲高密廣平王二宮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監察
御史襄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
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圓丘夏至祭

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爲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祀爲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同脩國史遭毋憂去服除以禮部尚書召對闕中間言鹽法苦言者衆神宗謂履自闕來將以爲決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群臣自喜羣臣且然况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宮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刊其制御史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爲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哲宗卽位徙爲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卽排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舒洪蘇鄂青州江寧應天穎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爲

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正典刑
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爲罪先是北郊之論
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圓下
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
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
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
茲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
惇以爲北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
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
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祗亦謂之社乎哲宗可
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
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遠斥之死
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敢爲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
地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
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
謨俾日邇忠謹疏絕回鹘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業庶
可守也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隙
圖是羣姦洞之衝決莫障重爲薦紳之禍焉至於興大
獄以傾馮京蘇軾者藥也助成手實之法以壞人材調

司馬光者宗孟也許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燾論議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間無所匡建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度州推官秩滿以父希言當官蜀乞民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誓書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

鄆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

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爲吏使之察警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爲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脩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決兵夫芟捷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爲輕乃貶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監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所芘挺兄抗時爲廣東轉運使迺相與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十百爲州縣害挺諭所部與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

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
殿賞以官數之餘昇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
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
上善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歛邊戶入保戒諸砦
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
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
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躡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諒祚
督帳下決戰挺伏強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引却移寇
柔遠玉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思順舉族投
諒祚倚爲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
西爲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壽之死挺築城馬練平
爲荔原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神宗卽位加天章閣侍
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
日一訓之偏伍鎮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
則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爲伍番三
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
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曷耕田千八
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闌市蕃部田八千頃
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爲熙寧砦開地二千頃募
卒三千人耕守之謀告夏人侯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

之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
賜金帛二千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
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
士廣銳卒徙營衆憚遷欲爲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
十九人訖徙營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寺過期輒沒
挺爲資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爲蕃漢青苗助役法又
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鎌寧捨皆獲其用熙寧五
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
政殿善之下以爲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開天章

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

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
乞置三十七將首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
帝親臨賜藥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
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諡曰敏肅挺謫而多
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
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
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
愍焉遂有樞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
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官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

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爲秘閣校理乞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勝場大以爲利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治廢官給虛券爲市久不償人無所取資衆而私鑄抗盡給之人得直以止番禺歲運鹽英韶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舸爲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英宗立召爲三司判官廣部去京師遠不卽至帝見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諭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踈也以史館脩撰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爲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淚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請見帝迎問之抗推原變異守前說以對大臣畏其諫列白爲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爲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關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赴鎮秦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少至老扁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徇莫敢奸令居數日慶英宗召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爲家人言感念獻欬及

靈駕發引之日東望號慟見僚佐于便室驟得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諡吳璠曰抗以舊恩自雜學士贈官已踰常制遂止

王詔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叅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瞻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

氏子孫唯董種粗能自立瞻征欺巴温之徒又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亶大小榆袍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弁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旣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瞻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孳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

略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古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古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逵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鬪則我師必徙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壓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鬪師小却韶躬披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瞻征渡洮爲之援餘

黨復集詔命別將田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
遇瞎征首領瞎夔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
進右正言集賢殿脩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
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詔以龍圖閣
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
詔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
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陁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
瞎征留其黨守河州日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
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
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

持當作恃

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
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
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
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
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
不意以攻其所持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
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
何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
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
詔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

何當作河

踏白後焚八千帳贖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
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
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
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
轉運判官馬城摺官吏細故韶欲罷城王安石右城韶
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
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
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
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
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
河峽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鑿
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盡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
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
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
光祿大夫諡曰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
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
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
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纈醉挽一姬不前將擁
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
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

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韶
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旣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
殺徵云子十人厚寀最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
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
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
公事會羌酋瞻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瞻與厚同獻
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瞻征
九月次青廣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拶姓名曰趙
懷德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湟州旣而他種叛合兵來
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昇懷德而貶厚
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
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
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
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
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
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
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
俱遁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三
子當作子
年四月厚帥大軍次子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
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

宗哥川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
旆乘高埒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游騎登山攻其
背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
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斂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
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
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
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
大軍趣廓州會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超拜厚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永年戰死羌
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鄯州防禦使
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卽納款還厚
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口莊敏
案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
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鄯州書生託左
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
纔能什七八頃兩人共爲乃驗外間謹傳浸淫徹禁庭
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
弗許戶部尚書劉曷案外兄也曷以爭進絕還往神降
案案使因曷以達案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
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曷驚駭汗浹不能對

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卽召案風儀旣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卽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案當立敗卽白帝曰案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運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案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閹卒獨聽案入帝齋待敬絮越三夕無所聞乃下案大理獄成棄市梟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爲永壽主簿權京兆戶曹有商胡齋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與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諉胡人者鞠之果妄爲邠州司法叅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洎行邊向詰洎陳三敝言今板築鼎興吏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關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爲棄關內乎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卽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貪吝欲因事爲邪弁治于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向力爭罷之監在京權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益不售矣有司主沔議旣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

以向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廬死者柝枕郡卒戍延
安詣主將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
爲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
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貫汝
擅還之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
弊以爲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
販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
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
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
於大名以向爲提點刑獄兼其事武疆有盜殺人而逸
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冤脫六囚於死入爲開封慶
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歲
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
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間田予
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
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
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
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
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孫爭舍令孫正病卧驚而死罷
知汝州甫數月復以爲陝西轉運副使進爲使厚陵役

賈其助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
民不益賦其課爲最夏將鬼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
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
城之廷議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蓋忘身
以徇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
貶信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
向詣闕與辯靖辭窮卽罪之神宗知向材以爲江浙荆
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溺
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爲主
者肩占悉奪昇屬州請運皆請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

利有重輕爲立等式用所漕物爲誅賞遷天章閣待制
環慶有疆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詣中書舊制發運使
上計毋得出入唯止都門達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寧四
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
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不可計向未嘗乏供
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負汰冗卒省浮費節橫
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
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
人應選向謀知之主者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
送瀛州戮於市北使又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

兵彘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曰彼欲疆議速成故多張
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傲倖取成
兵來不除適其亦無能爲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
郎向控辭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
詔自向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
商財討算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
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
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
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西北事
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詔民膏

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於是舒亶論向反
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
錄其言諡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
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脩撰入爲左司郎中擢徽
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
真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盜責安化軍節度副
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三
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
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

久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授其子昶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爲待制卒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稹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諜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章叅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頰爲侍御史叅章獻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叅以叔得集蔭爲孟州司戶叅軍應舉入京聞父封對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寔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

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爲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彊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叅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彊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使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叅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遷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毋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豬水夏人馬飲者多死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

賢殿脩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
旨命知渭州至卽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徧夏乃
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
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案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
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案又陽謝之陰具
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
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
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案迎擊敗之旣而環慶鄜
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聘視不敢動
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

高車臨城填堦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統軍嵬名阿
里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案謀其弛備遣折
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
十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執御紫宸殿受賀累擢
案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案
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間廝役至
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
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爲之寢兵案立邊
功爲西方最時章惇用事案與惇同宗其得興事頗爲
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

事俾其子緯爲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曰莊簡賻恤甚厚棗七子緯綜綜縮緹續緹綜最知名緯繇推官爲戶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吁皇皇無肯售緯飾市易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束手或自殺緯得訥者所持舊鈔爲錢以千計者三十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罷緯降兩

官綜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爲戶部員外郎中書侍郎劉達之妻綜姊也達漸復元祐之政綜多贊之蔡京欲擠達且恭綜不附已使其黨攻之出綜湖州論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綜歷通判常州縮知丹徒縣緹簽判西安州緹簽判蘇州棗孫芑承奉郎蓋監蘇州稅俱列士顯及京復相遂與制獄傾章氏緹居蘇州或得私鑄錢數巨罌京風言者誣緹與州人郁寶所鑄詔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畸蕭服更往鞫之連繫數百人累月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別遣孫傑鞫之傳致如章緹刺面配沙門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人

其家竄絳台州綜秀州綜溫州縮睦州續永州菱處州
蓋均州官司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寃之孫傑擢龍
圖閣直學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經常州
綜復朝奉郎通判秀州頃之經改授內殿崇班綜祕書
省校書郎遷戶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越州譚鎮宣撫燕山請綜爲參謀加右文殿
脩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種以錯置乖方罷綜落
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
靈夏而蔡挺王韶章竇革起諸生委褒衣樹勳戎馬間

世當作上

世非無材顧士趣尚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
策敵竄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
邊饒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
降龍授瞻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釁北伐
廼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案
以左道殺經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終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列傳第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同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常秩 鄧綰子海 李定 舒亶

蹇周輔子序 徐鐸 王廣淵弟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為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

爲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
不受神宗卽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遣
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
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未
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之今何道免民
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
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旣來安得不少留異
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卽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
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
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進寶文閣侍制兼侍
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大一
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穎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
議大夫秩平居爲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
與語輒歛然自以爲不及歐陽脩胡宿呂公著王陶沈
邁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旣不肯
仕世以爲必退者也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爲
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廷
任諫爭爲待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
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
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

其學立始命爲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薦立爲祕書省正字諸王府說書侍講請用爲崇政殿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爲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會布欲傾之乘間爲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爲詆毀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卞惇卞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商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惠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

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
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
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
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敝卿當
聖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
以奉聖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
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籍綰以威衆綰請
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
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綰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
務聚歛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毫不散青苗錢綰請
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綰與曾
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
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
確唐垆爲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朝故事未有臺
雜爲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
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用旣審則議論雖不
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
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人思竭盡矣遼人
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
河北脩城守之具綰曰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

而止又言遼妄爲地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
自罷其情僞可見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
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長屈彼或將
力爭則大爲中國之耻帝覽疏嘉之安石去位綰頗附
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
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
惠卿弟和卿劾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
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
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
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秋貯
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
使囂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
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爲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
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
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
彭汝礪爲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謂綰操心頗
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踰歲爲集
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荆南陳陝徙永興
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命提舉
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

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
洵武洵仁大觀中爲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爲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爲祕
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脩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
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
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旣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
次升陳師錫言洵武文縮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
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
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
荒繆不足以汚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

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
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更先帝之
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
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爲帝
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
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
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
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
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
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

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
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
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
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脩撰哲宗實錄
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
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
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
有河中司錄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
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於此
謂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

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
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與其黨有與
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
知亳州河南府召爲中大一宮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爲
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右神觀使兼侍讀留脩
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蠻擾邊卽
倣陝西弓箭手列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
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拜
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
太傅諡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

蔡充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爲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曰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盍爲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

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爲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斬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脩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摭其語以爲侮

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
遽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鞫軾
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
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
鉤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宦者
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
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
以來未之有改誰爲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
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
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汝

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定於
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
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
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
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斬之不服卽自起斬之投劾去
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爲審
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旣貶復被
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
新法事及親朋書盡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馬京王

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
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
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爲功加集賢校理同李
定劾蘇軾作爲歌詩譏訕時事亶又言王誥輩公爲朋
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
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
乎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訖而光等罰金未幾同脩起
居在改知諫院張商英爲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千
壻所爲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爲宰屬而于請言路坐責
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
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爲御史中
丞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
林受厨錢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
奏鈔法當置籍錄其數目今違法不錄旣案奏乃謾以
發放歷爲錄目之籍亶以爲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
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目亶遽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
政復發其欺大理鞠厨錢事謂亶爲誤法官吳處厚駁
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
自盜爲贓情輕而法重詐爲錄目情重而法輕身爲執
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

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
余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
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
士

周輔字鑠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郯爲布衣交
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郯旣貴達周輔始特奏名再舉
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爲御史臺推直官
善於訊鞫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
掌寶侍史它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逮奏
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爲知體及治李逢獄竟

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官出爲淮
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
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
寺選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增
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
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旣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
殿脩撰爲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
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
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掎克欺誕負公擾
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疆學善屬文神

宗嘗命作荅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
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
周輔方便閩上言父子金祗命遠方家無所託斬改一
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爲監察
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
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簽書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
點江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
人同脩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
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譏宗廟理睨兩

官制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
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宥司若不彙
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
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
辰及徐鐸編類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
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閱
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
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
田里蔡京爲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
旨有言其在先帝過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

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其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鐸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摺拾附著纖悉不遺遷禮部侍郎鐸雖云封駁而是時凡給事中不肯書讀者輒命代行之貢院獲舉人挾書開封尹蔣之奇將以徒定罪鐸爭不可之奇爲從輕比既上

省章惇怒罰府吏舉人竟坐刑鐸不復敢有言衆傳以爲笑後議除御史中丞或撫此事以爲無所執持乃止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爲輕重存歿名臣橫罹竄斥序辰旣放歸田里鐸之罪不在其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中拜禮部尚書方議廟制鐸請增爲九室議者疑已祧之主不可復祔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之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宜存宣祖於當詵復翼祖於已祧禮無不稱從之進吏部尚書卒

論曰士學不爲已而俯仰隨時如挈皇居井上求其立

朝不撓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時三辭羔鴈之聘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卽至容容歷年曾無一嘉謨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亶之凶德宜爲世所指名綰及周輔二家父子並同惡相濟而序辰與鐸編類事狀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之士爲之一空馴致靖康之禍可勝嘆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曆中土會祖明家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爲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見昵獻所爲文及卽位除

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故故景帝待之後周張羨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簿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爲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潛之義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卿爲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爲詔諭之曰朕疾少間矣廣淵宣言於衆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內省傳達

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撫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培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徒使河東擢寶文閣侍制知慶州宣撫使興師入夏境檄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吳達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達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材廣追擊降其衆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成濟遣兵間道邀襲盡戮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游子弟卽胥史輩至於濮宮書吏亦預選蓋其人與時君卿善一路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卿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詔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擢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
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饑困何能爲然春秋許與
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
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橫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
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
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
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略皆自治而已契丹刺 兩輸
人爲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臨曰彼歸我而遣之
必爲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
悔失計進安撫副使歷知涇州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
文階知齊州滄州荆南入爲戶部副使以寶文閣待制
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下父憂
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
特聽之仍俟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爲監察御史裏
行衛卒入延福宮爲盜有司引疎夾恩降其罪陶曰禁
省之嚴不應用外間會降爲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
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爲化
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爲
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衛州改蔡州明年

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人獨兩人召請
并還唐介呂誨等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
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顛顛無所寄命交章
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嗣危言切語動天感人
夫爲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爲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
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
心故親發德音銳爲此舉中外搖搖之心一旦定矣厥
後浸潤稽緩豈免憂疑流言或云事由嬪御官待姑息
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恐海內民
無謂陛下給者順天意民心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
言而疑之使遠近姦邪得以窺間伺隙可不惜哉因請
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目旣而韓琦決策遂立爲皇
子英宗卽位加直史館脩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穎
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爲太子
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
樞密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
祖故事出師刼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逵
爲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
之失也不可陶旣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
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

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爲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爲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文恪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舖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爲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留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爲資善堂脩定說文官官制行爲禮部員外郎以入省

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爲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乃出知滄州入爲祕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因被酒刃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烈以貽後法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脩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子相錄元祐中所上疏稟聞于朝詔贈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中進士第元豐中州蔡確薦爲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宜兼治它曹神宗善之爲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集賢院擢侍師史知雜事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其獄被以逗撓罪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建爲吏部侍郎踰年嫚於奉職銓擬多抵牾事聞以制法未善爲解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家貨易鹽吏或推行失措

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寢之
民以爲便後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刊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卽家讎校英宗臨政淵嘿繹獻
五箴曰主斷明微廣度省變稽古同判刑部獄訟有情
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當有所輕重
繹曰持法者貫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由是多所平
反帝稱其文學以爲實錄檢訂官神宗立爲陝西轉運
副使入直舍人院脩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待
講學士知郡州繹不能肅關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

伍之手傲然無慚色召知通進銀臺司帝語輔臣曰繹
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時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
繹特聽便宜處決久之還翰林仍領府治司農吏盜庫
錢獄未竟中書檢正張諤判寺事懼失察以帖誥稽留
繹遣吏示以成牘言者論其徇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
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祕書監集賢院學士
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事覺有司
常爲官物有剽利帝曰是以事佛麗重典矣時繹已加
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大中
大夫以卒年六十八繹爲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

年繆爲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爲熱熟顏回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即固已
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爲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
哉王陶始爲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爲
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
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擇何正臣之
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
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耻並喪雖明曉吏事
亦何取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終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列傳第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兼中書省樞密使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學士兼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任顥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寶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璠

杜純弟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萬曆二十七年刊

任顥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銅錢顥曰壞五爲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顥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權場其議多顥所發出爲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爲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爲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記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顥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顥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爲諫祚無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顥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顥爲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二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顥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爲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詔書褒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爲侍制時四路以邊警聞

渭獨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顯力言無他虞帝使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戶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叅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糶所活數萬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叅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并稅簿輸荆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叅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爲市遂除其害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叅審

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糶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朝廷患邊費益廣叅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榷貨錢千萬計召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與安撫使郭申錫相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真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叅移使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召爲三司使叅知政事孫抃曰叅爲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羣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叅言官各有職臣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治平初加集

賢院學士知瀛州賜黃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
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會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
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閱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
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
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
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
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不假貸事至卽決
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爲
晉陵尉民訴第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

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久之知博州州兵出
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
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卽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
疏論事大臣不便鞠獄慶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并淵
遷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凶黨斬以徇召爲侍御史遂知
雜事張貴妃追冊起園陵張堯佐爲使相陳執中嬖妾
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申錫
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帝謂之曰近世士大夫方
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
卿勿爲也謀稱契丹遣泛使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爲鹽

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
堂稱其欺誣以傲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
鐵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
患將白此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旦言曰
二虜賴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
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
致仕卒年七十七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城
朝廷遣中使護築絕淮取土迫遠度用兵六十萬求相
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以回舟省工費殆半徙大
名府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
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爲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鈴
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
獠故恐而叛卽黥吏置領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彥
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計
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萬緡亟下令更爲當
三民出不意蕩產失業多自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
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
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爲戶部副使隴右蕃會蘭
羶獻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

田諸羗斬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又移文來索後師張昇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爲城已訖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強國威乃詔諭羗衆及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之定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遁將佐議致討涇原旣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攜二者乘以兵必起邊患但遣禪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恩感泣還砦如初入判太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是春秋浸高且病贖三司大將錢告密殺妹爲隣所告求不能決反坐告者又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勝任出知兗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熙寧初爲戶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兀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卽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囉兀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

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爲守計令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爵恐黠羌多詐緩急或爲內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脩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爲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債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計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爲部使者時吏治尚寬獨多深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効一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母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竇卞字彥法曹州寃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葬汝宗室來汝者衆得兵三千郡守林維以汝與其鄉

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維會日暮門
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啓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
呼爾毋恐忽少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維致仕
悉配徙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
官方禁銷金爲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爲言
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命不立以法無以示天下
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正謂是也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
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與來踵相接卞發常
平粟食之吏自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

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火

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
不可旣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倚主者笞之
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
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獎還爲戶部判官同脩起
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卞官汝時與
殿直王永年者相接頗厚及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
庫卞爲禱提舉楊繪繪薦爲之永年置酒于家延繪卞
至出其妻脩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發
其私卞坐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
學士院賜第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諡錢惟演曰
文墨其子搨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瓌條奏甚切朝
廷不能奪乃賜諡曰思溫成廟祠享如神御請殺其禮
判吏部南曹爲開封府推官知洪州營校督役苛急其
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甲譟于門請易校瓌
召問諭遣明日推治黜十人不爲易校積闕當遷十年
不會課文彥博爲言持遷之從兩浙轉運使加直史館
知穎州揚州卽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貴美財淮
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譙切瓌以賦數民貧對
入脩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
取顯位沆子瑾帥子弟婦女衰經詣闕哭訴瓌挾私怨
且醜詆其人執政以褒贈乃恩典瓌不當爲貶詞出知
黃州然瑾亦竟不敢請父諡還判流內銓英宗時論第
在先朝乞蚤定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
劉瑾又訟其判銓日調其子不應法復出濠州歷應天
府河南河陽請爲太平州瓌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
未嘗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
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

爲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邪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爲姦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衝城得弗壞更相堯濰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始奭之亡朝廷錄其子孫時瑜之子爲諸孫長瑜

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上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爲也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且多可紀自顯至瑜是已顯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參擊貪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黥黠吏禁盜鑄卞以身活人瓌不貢羨財景憲因母死而髮白孫瑜不忍以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
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未振濟竟以無
患益興水利漑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爲審刑院
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強敏明恕及爲登州
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
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
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爲執而詰之欲
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
論讞于朝有司當爲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卽承應
爲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爲妄詔
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耻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
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
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
王安石議光以爲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
史錢覲皆言遵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旣執
政悉罪異已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爲按問
或兩人同爲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
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
其說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
舉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彥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
敕刪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
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
卦又召經延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閣侍講賜
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內銓李參郭申
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皆爲時用有罪
當驗問不宜遽鞠於是但黜申錫爲州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
祖太宗爲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嘉兩
制與禮官考議孫亦等欲如之士宗以爲在禮太祖之
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卽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
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
世其以上之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
世瘞太上廟主於國魏明帝遷處土主於國邑晉武惠
祔廟遷征西務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
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祀
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
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之廟祀八世於事爲
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爲合不當添
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入室之說議者咎之出知青

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
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
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任
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
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爲國子監
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
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
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
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行待逾英十餘年有所顧

問必依經以對及復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
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帝猶諭之曰大夫
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徙知河
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
爲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爲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
移敕文入令者甚衆又議告捕法以爲罪有可去有可
捕苟皆許捕則姦人將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
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穎陳三州以吏部侍郎
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壽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爲政

疆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爲開封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壽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惠乎乃具徃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壽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爲耳熙寧初爲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壽首建併綱減役之制剛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壽所言皆久爲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

壽賜帛二百入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

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大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壽吏事絕人閱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爲民必曰此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沒官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以蔭爲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爲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

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爲訟寃詎得不坐熙
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引寘條例司數
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議復肉刑先以刑代
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
常不畏而況於刑乎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爲名輕而
實重也事遂寢秦師郭逵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
鞫得韶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爲相以檢詳
三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爲大理正上
言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撻挾隱微蓋京師
聚萬姓易以宿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觖
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
不識所逮之囚囚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
而坐爲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隰州商尹奇買溫泉
礬有美數云官濶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奇情止爾若
傳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礬則數百萬之儲皆爲
土石請姑沒其美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
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爲匿稅將議黥坦純復爭之卿楊
汲奏爲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
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
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

河防舊隸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其言召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脩撰卒年六十四第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爲末年命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喜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爲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材用爲大理評斷官檢詳樞密刑房脩武經要略以職事對帝翊曰語宰相嘉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紘每議獄必傳經誼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夫殺人而有疑讞是縱民爲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爲夏國母祭奠使時夏人方脩貢入其國禮猶倨迂者至衣毛裘設下人坐

蒙以黷且不跪受詔絃責之曰天王弔禮甚厚今不可
以加禮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使至請歸復侵疆絃逆
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絃止之荅語頗不遜絃曰國
主設有請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爲
可否乎隨語連扯之乃不敢言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
直秘閣知齊鄧二州復爲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
殿脩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絃至之
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
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
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
在是蓋因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
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徙知應天府
卒年六十二絃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聞訃泣曰兄教
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關迎其柩於都門
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
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卧逆旅絃載與歸醫視
之隨竟死爲治喪第中或以爲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
性云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
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而墮

額爲之傷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戶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鄆徐州成德軍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鬪旣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訛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爲患隄不可禦

麟覺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

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爲守由太常博士改西土閣門副使徭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徭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涇邠二州元祐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寧鳳翔府涇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衆卒于官

王宗望字礪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副

使哲宗卽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衆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兆亂宗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爲公私利代吳安持爲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派之異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回河有創立金隄七十里索緡錢百萬詔從之右正言長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爲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爲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呪剖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爲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敷陳不少嶠帝爲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

延館之者走馬使正聞詔鞠之吉甫議當笞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笞太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請知齊州梓州梓在東州爲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忍爲國歛怨爲民基禍哉竟却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爲吏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
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爲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璫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傳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掃麟定狸獠宗望弭萬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稱云

宋史卷三百三十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三十終

列傳

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九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寀

馬從先

沈邁

弟邁從弟格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

陳舜俞樂京

劉蒙附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盧革

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秘書省校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爲酌新舊均溲之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衆將叛洛中謹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羣謀府下長卿矯制使還

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榷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

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
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急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
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
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爲通
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
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隕長卿盡力
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
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
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旣沒詔中使
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
請留旣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轉運
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湖南
蠻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爲轉運使
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鬪力宜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
氣毒人驍悍善用鋌盾北軍不能礮請選邕宜融三州
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
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
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
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

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
爲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
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懼
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徃遍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
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與凶年詭征役
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
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
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
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
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
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
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
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
司判太常寺英宗旣卽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
欲取書樞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
喪吾使至柳河卽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
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以
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直
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沆閱按斥數千人還其
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爲集賢校理
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盡得之
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爲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
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
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
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爲
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
嚴整齊之號爲治辨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
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
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
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爲重
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爲羣牧使乞廢河
南北監牧省國費四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
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
儒坐夫事誅死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間
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選知秀州爲
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
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
邵武之光澤不權酒以課賦民號黃翅錢拯均之他三

邑人以為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為迹譴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貯浙西米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為使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欲令使與謹俱來至是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人貢高麗復通中國自茲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穎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為發運使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拯力為辨理錢公輔為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輟轅道險危遂備民鑿平為坦塗人便其行為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為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為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為夔路轉運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徙使淮南真楊諸州地狹出米

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濱江米狼戾而農無所售仲甫
請移糴以舒其患兩益於民從之遂繇戶部判官爲發
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進風波覆舟歲懼其患仲甫
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
州秦州古渭介有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
則路絕仲甫得筆粟城故趾自鷄川砦築堡北抵南谷
環數百里爲內地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羗人入城貿易
皆僦邸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實閑之也熙寧初守
是訂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爲揚州

提舉崇禧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夔
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者聽
以家貲抵於官爲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公私便
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爲
病居卿卽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
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
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爲都水法召拜戶部副
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
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爲廣濟軍判官歲入圭

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昇學官久之知黎州夷
年墨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
凶歲得盜令名指黨伍悉寘諸法境內爲清遷度支判
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克導生獠入寇轉運判
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社
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
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
光吉墜崖死克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
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與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治
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

神宗憫之賜帛二百北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
水酋彭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
五溪皆平進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
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倚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
提舉崇福宮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
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
前役詵科別人戶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爲雇人克皆
以爲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錄辟土之功加直
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閱章

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
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
功多從羗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中令母得犯得一人
斬諸境上羗羗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氈遣鬼
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氈迎戰破之於錯鑿城斬首萬給
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
權經畧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
夫戶至累首民多流亡詵中塗訴其狀乞敕劔外招携
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
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饒願以歲月圖功累
詔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
田業旣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追
清議云

蘇案字公佐磁州滄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
於守杜衍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旣葬輒盜
其柩歸耐法當死案曰子取母耐父豈與發冢取財等
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
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羗馬羗轉買
蜀貨猾黠上下物價肆爲姦漁案議置折博務平貨直
以易馬宿弊頓絕入判大理寺爲湖北淮南成都路轉

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案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爲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人知審刑院卒案長於刑名故屢爲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焉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爲朕往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弊稱雖均爲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爲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詵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緩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
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邁爲第二通判江
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
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脩起居注遂知
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爲人踈雋博達
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
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案皆甘
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
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
相與食之旦詣府邁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從而謝
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
猾屏息提點刑獄鞠真卿將拔其狀邁爲稍弛而刺者
復爲民嘉祐遺詔至爲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三十七
日召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
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
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閱
其去資黃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旣葬廬墓下服未
竟而卒年四十世吝惜之弟遼從弟括
遼字獻遠幼挺拔不羣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
氏班固書小摹倣之輒近似迺鉏植縱舍自成一家趣

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絕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
酒稅吳克使三司薦監內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
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
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消洒陶淵明之稱至
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寢拂意日益見踈於是
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
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
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下獄
引服奪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習江
江湖間累年益優逸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

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卽築室於齊山之上名
曰雲巢好事者多往游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
少習杜門隱几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間作爲文章雄奇
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
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沐陽主簿縣依沐水乃職方氏所
書浸曰沂沐者故跡漫爲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
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
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
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

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卽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脩起居注時大

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憂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

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
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
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
囊橐姦僞何以檢頤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
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
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
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
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疆弩也今舍我之長技
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疆定最而未
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人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
皆可之遼肅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
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須歲所
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
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
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
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
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
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
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

而以大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
純麗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
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
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
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
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
則善矣克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垂刺陰害司
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
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
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
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趨
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地府以副總管种諤
西討援銀宥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
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
者鎮兵也今不均若且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
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矣非卿察事
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下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
皇城使以降許承制皆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
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去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
怖駭括出東郊餞可直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

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及
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
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經數日
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
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
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
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
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
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
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
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
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爲絳州推官杜
衍安撫河東薦爲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彥博薦
爲祕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監滁州稅未
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
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以親老
請知廣安軍徙印州還爲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
雅知其名擢脩起居注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
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

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
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不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
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
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躐憲臺國朝未有倖門一
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
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
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采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關山谷
間耕者獲之人異爲盜賊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
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脩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
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通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
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編脩唐
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
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
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
史館檢討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
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
前好出知穎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
十三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
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

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
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
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
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諡
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出知袁
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教之
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茲誦之風由此始盛同
脩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
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
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
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
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
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詔使兩浙廉其狀事
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
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戩亦救
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
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爲帝言
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
未有爲之而無効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

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修爲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累鍛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遘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牒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部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綱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卽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自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上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牖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

植柳數里而以比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謄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脩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儂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於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兵募問至則

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疆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陳兩壩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復爲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瀋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爲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

副使拜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爲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嘗仕郟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

命及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

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
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
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
要期如付劑契緣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
上疏自劾曰民間出糶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
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菽擾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
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
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

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爲苦祖宗著令以才物
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
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
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
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
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
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
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
法以制之官制旣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
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

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京荆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爲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曰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條析之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恥爲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卽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

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匹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墜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濬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備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旣而果從上流

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蠻乞弟遜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弟旣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暮刀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旣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今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以糧道遠創爲攢運法餉以不乏遷兩階爲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至戶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生

微累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災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翰米身死產竭不得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內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旣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

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榮河縣民苦鹽稅不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爲輕重主管鄜延經畧機宜文字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卽去衆服其量元昊歸款建中曰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訂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進

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爲邊臣所薦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彥博薦爲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頡按禁地約束召徃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偕爲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

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捽罵叅軍沈竦罷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入覲帝首言卿鄉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強且爲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効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徃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

蠻蜚無他覲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徭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

六慶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十五年秉爲發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涓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卒年八十二秉字仲甫未冠胥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

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
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
曰吾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
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
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
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
不得私鬻還奏遂為定制檢正吏房公事堤點兩浙淮
東刑獄顯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
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
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木
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
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
獨趙抃為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
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
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通加集
賢殿脩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
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
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
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
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

果至見宋鍾警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
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
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服
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
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
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
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
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徃徃多自
引去及數年之後憲命旣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閭
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
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
之師孟活饑羸興水利擿姦誅惡所歷可稱逮使契丹
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
家之變贊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
量卻敵辭嚴氣正尤爲奇偉頡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
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
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終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
三十一

48-11399

